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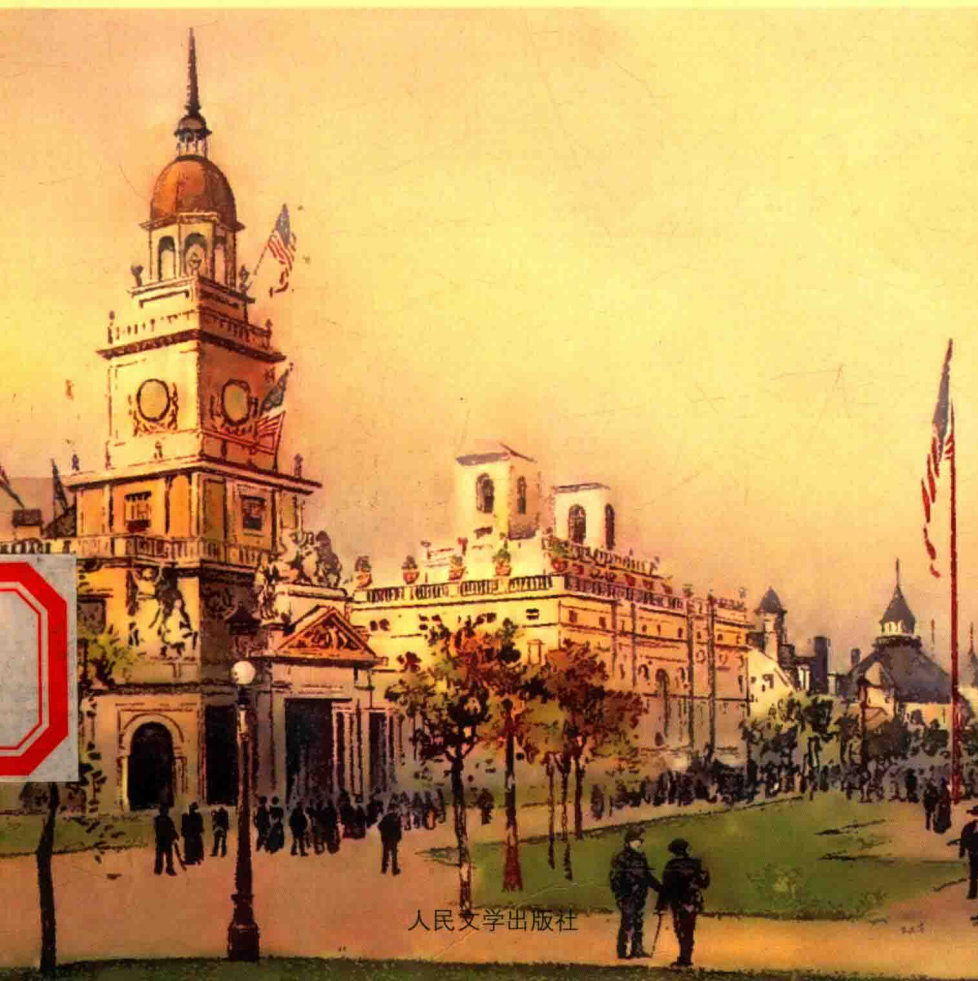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少儿版 27

[法]莫里斯·勒布朗 著

东方编辑部 改写



神秘白牡丹



人民文学出版社



神秘白牡丹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少儿版 27

[法] 莫里斯·勒布朗 著

东方编辑部 改写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秘白牡丹/(法)勒布朗(Leblanc, M.)著;东方编辑部改写.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少儿版;27)
ISBN 978-7-02-009270-3

I. ①神… II. ①勒… ②东… III. ①侦探小说-法国-现代-缩写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39946 号

总策划:韩伟国
选题策划:任战
责任编辑:刘乔
装帧设计:高静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93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5.5 插页 3
版 次 201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270-3
定 价 1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010-65233595



亚森·罗平探案全集少儿版 27

神秘白牡丹

第一章 白牡丹

神秘的金发美女	3
格雷休男爵夫人的舞会	12
午夜枪声	18
三个谜题	23

第二章 可怕的威胁

夜探圣雅姆	31
黄色信封	39
地道中的白色秋牡丹	47

第三章 渐露曙光

女子精神病院	55
化敌为友	65
西蒙娜失踪	76

第四章 间谍的活动

可疑的医生	81
-------	----

神秘的古城堡	88
可疑的外国人	93
拯救西蒙娜	99
凄美的爱情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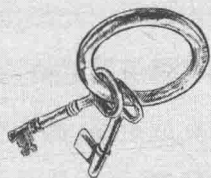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巴尔干的火药库

搜索城堡	117
西蒙娜再度失踪	121
秘密通道	125
王子的自白	129
告别	135
铁手套的秘密	141
战争爆发	144
王子的使者	148
在天堂结合的爱	152
黑衣天使	156

第一章
白牡丹



神秘的金发美女



这次，罗平化名为保尔·赛尔宁，是一位俄国的青年贵族。

虽然他的俄语不怎么灵光，只会简单的读、写和日常会话，但一点儿也没有妨碍到他的行动。

那个时候，俄国上流社会的人，在家中都是用法语交谈；尤其是活跃在社交界的名流，更是喜欢在各种场合使用法语。在他们看来，会讲法语才表示这个人有相当好的教养。因此罗平化身为俄国贵族，并没有人看出他的破绽。

罗平现在的住所，位于巴黎郊外的一幢豪华别墅。照料罗平的人就是从婴儿时期一直疼爱、照顾罗平，而又忠心耿耿的奶妈比克娣娃。此外，还有一位司机奥克塔夫以及年轻男佣彼得。

单身且风流倜傥的赛尔宁公爵，是巴黎社交界的宠儿，更是许多年轻女性所崇拜的偶像。他所到之处，莫不引人注目，人们争相与他攀谈。

年轻的赛尔宁公爵英俊潇洒，气色红润。高挺的鼻子下留棕色短胡子，在他单眼镜片背后的碧蓝色眼睛经常散发出温柔的光芒，鲜红色的嘴唇不时泛起微笑。

他身材魁梧，双肩宽大，肌肉结实，修长的双腿，无论是站立或走路，都十分挺直。这强壮的体格都是他时常锻炼的结果。

一九一四年四月，赛尔宁公爵正在巴黎的夏特莱剧院观赏一出芭蕾舞剧。

因为这是闻名世界的俄国芭蕾舞团公演，所以剧院里座无虚席，坐满了黑压压的观众。在二楼正面的贵族席上，坐着法国总统法利哀尔和被总统邀请来的塞尔维亚国王和年轻的王子。

塞尔维亚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小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和其他小国合并为南斯拉夫共和国。这个故事就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开序幕之前。

年轻的塞尔维亚王子，正如众多贵族后裔一样，有着高贵而端正的脸庞。奇怪的是，他表情忧郁，脸色也不好看，美丽的褐色眼睛黯淡而没有精神。虽然王子一眼不眨地欣赏着舞台上华丽热闹的芭蕾舞，实际上却好像正在思索着其他的事情。

“英俊的王子才二十五六岁，为什么看起来那么落寞呢？法利哀尔对他说话的时候，王子也好像是勉强才挤出笑容回答。嗯，他一定是在担心着什么事，所以看起来才会

那么郁闷。”

罗平暗暗猜想着。他的猜测没有错，这位年轻英俊的塞尔维亚王子，就是本故事中最后演悲剧的主角。

当然，此时罗平还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他对王子颇为关心。

第四幕结束了，观众们掌声如雷。罗平看看手表，还差几分钟就五点了。虽然只剩下最后一幕，但罗平还是离开了座位，到服务台领了大衣、帽子和手杖。

天色渐渐暗了，剧院前面的广场上，一盏盏路灯特别幽静、美丽。巴黎的春天，太阳总是很早就下山了。

罗平坐进了停在广场边的奔驰轿车里：

“奥克塔夫，开回别墅，绕远路走吧！”

“要绕道吗？”奥克塔夫手握方向盘确认道。

“对。刚看了一出精彩的芭蕾舞剧，心情很激动，所以想让我的脑子冷静一会儿。”

“那么，要在中途用餐吗？”

“不了，回家以后再吃吧！”

罗平背靠着柔软的椅背，闭起眼睛，一幕幕芭蕾舞剧华美的场景浮现在脑海中……

奥克塔夫选择了一条僻静的道路，慢慢地开到塞纳-马恩河河岸，过了桥，直驶郊外。此时，夜幕低垂，车子已经开了差不多有一个多钟头。

罗平抬起头看看窗外，街上一个人影都没有，偶尔一两

辆汽车飞驰而过，立刻又恢复寂静。在静谧的夜里，路灯孤寂地站立在路旁，泛出柔柔的光晕。

“这是什么地方？”

“齐罗利街的一端，这儿是高级住宅区，街上很少有行人。”

这条街的两旁栽种着七叶树，树枝上冒出绿油油的嫩叶，玲珑可爱。罗平坐的轿车无声无息地滑向前方，缓缓地朝别墅开去。

树木一棵接着一棵奔向身后。正在欣赏夜景的罗平，突然挺直了上身，凝视着窗外。

他看到，距离大约二十米的前方，左侧人行道的一棵树后，有一个黑色的人影正躲在那儿探头探脑。

这个人从七叶树的树干背后偷窥着前方，然后再跑到另一棵树后躲藏起来。

“奥克塔夫，你看到那个人了吗？”

“看到了。右边的树后也站了一个人，你看……在那里。”奥克塔夫扬了扬下巴。

“他们一定是在跟踪什么人，快关掉车灯，不要让他们发觉，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搞什么鬼。”

奥克塔夫熄掉了车灯。华贵的高级轿车好像一只庞大的黑色甲虫，挨着人行道缓缓前进。这时，罗平发现左侧男子的前方五十米处，有一位女子正低着头走路。

这位身材苗条的年轻女性步伐很急，似乎在赶路。单

身女性在这么冷清的街道上行走，实在太危险了。她好像已经发觉气氛不对，回头一看，突然拔腿就跑。左边的男子立刻追了过去，另外一个人也迅速地穿越车道跑来。他们两个人高马大，不费吹灰之力就拦住那个女子。她拼命挣扎也没有用，最后精疲力竭，发出一阵呻吟。

奥克塔夫踩足了油门跟了上去，罗平未待车停稳便从车中跳了出来。其中一个彪形大汉一看到罗平，就朝着罗平猛扑过来。罗平一把抓住他的手，来一招过肩摔，狠狠地把这个大汉摔在地上。

另一个人见势不妙，就松开女人的手，张牙舞爪地扑向罗平。罗平对准这个家伙的喉咙，来了一记美妙的空手道，把这个人撞得人仰马翻。

罗平拍一拍手，整理一下服装，然后抱起惊魂未定的女子坐进车里。车子扬长而去，丢下那两个四脚朝天的家伙。

“不用担心，你休息一会儿吧！”罗平用温柔而有力的声音安慰那个女子。

“谢谢你。”

留着一头美丽金发的女郎好像松了一口气。她脸色苍白如纸，嘴唇不住地打颤，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凝视着面前的罗平。

女郎身上的短披肩滑了下来，露出一串夺目的钻石项链。丝织的晚礼服胸襟上，本来插着一朵白色秋牡丹。披肩滑落时，花儿也松脱，掉在座位底下，但是女郎丝毫没有

察觉。

罗平捡起这朵花，轻轻地放在身旁的座位上，然后为女郎披上披肩。

她的模样差不多在二十五六岁左右，奶油色的脸颊十分细致，金黄色的头发充满了魅力。她的手上拿着一个皮包和一张夏特莱剧院公演的节目表。

“哦，她也去看了俄国的芭蕾舞剧！”

罗平打量着眼前的女郎。她紧闭着双眼，沉缓地呼吸着。由于受到过度的惊吓，她的心脏仍扑通、扑通猛烈地跳着。

“你也是去夏特莱剧院的吗？真巧，我也刚从那儿回来。”

罗平特意跟她聊起了轻松的话题，想让她提起精神。

“是的，我看到一半就走了，要到别的地方去。没想到搞得这么晚，又碰到刚才……好可怕！”

“还好没有出事。”

“幸亏你救了我。”

“我送你回家好吗？你住在哪儿？”

“谢谢，不用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女郎露出惊慌的神情，急忙拒绝了。

“自己一个人走很危险哦！万一又碰到无聊男子的骚扰，那怎么得了。我看，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女郎好像不太情愿，轻声地说：

“谢谢，我家在圣奥诺雷区的昂儒街。”

“奥克塔夫，你听见了吗？”

“是，那个地方离这儿不远。”

“那么就走吧！女士，你认不认识刚才袭击你的人？”

“不认识”

“那么有没有看清楚他们的长相呢？”

“也没有，因为当时我怕极了！”

“嗯，这也可以理解。”

罗平看着女郎继续说：

“你的头发很乱。”

“是吗？我要梳理一下，对不起！”女郎边说边从手提包里摸出一面小镜子。

“我帮你拿镜子……我应该称呼你太太或是小姐？”

“噢，请叫我邦桑小姐好了。”女郎小声道出她的名字。

“我是赛尔宁公爵，保尔·赛尔宁。”

当邦桑小姐听到罗平自称为赛尔宁公爵的时候，着实吓了一跳，睁大了眼睛：

“啊，你就是那位俄国的……”

女郎显得很惶恐，表情变得很不自然。

这时，罗平不得不起了疑心。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来路呢？不过，罗平一点也没有露出怀疑的神色，只在心里发出种种疑问。

“奇怪，穿着晚礼服的年轻小姐，没有坐车，也没有同

伴，独自在僻静漆黑的街上行走。

“而且她的态度非常不安，也不愿意透露她的地址，看起来好像并不是因为受到恶汉的袭击而震惊。嗯……或许有其他的理由吧！”

罗平冷静地思考着，目光炯炯有神，他深觉这位小姐一定隐瞒着什么秘密。

罗平的视线一直停留在女郎的脸上，女郎则好像有意逃避他那犀利的目光，只顾低着头整理凌乱的头发。镶嵌在手镯上的钻石闪闪发亮。

不久，车子稳稳地停在昂儒街的一栋府邸门前。

“就是这里吗？”

“对，就是这儿，谢谢。”

罗平搀扶着邦桑小姐下车，然后按了几下门铃，可是没有人应门。

“佣人今天休假，所以不在家。”

邦桑小姐从皮包里取出钥匙开了门，回过头来向罗平道谢一番，就走进屋子里了。

大门轻轻地掩上，没有人出来迎接，也听不到任何声音，偌大的府邸静悄悄地矗立在繁星点点的夜色中。罗平看了看四周，然后走回停车的地方。

罗平坐进车里，却在座位上发现一张卡片，原来是格雷休男爵夫人准备在四月二十四日举行舞会的请帖。罗平想，一定是邦桑小姐在掏镜子的时候遗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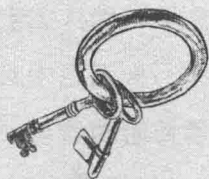
格雷休男爵夫人是格雷休男爵的遗孀，在社交界鼎鼎有名。罗平知道她位于瓦莱纳大街的豪华府邸。

“噢，四月二十四日就是今天嘛。一般来说，舞会应该是举行到天亮才对！奥克塔夫，把车子开到瓦莱纳大街的格雷休府邸。”

“好的。”

汽车越过塞纳-马恩河河岸，直奔瓦莱纳大街。

格雷休男爵夫人的舞会



“邦桑小姐不会来参加舞会吧？她一定被暴徒吓坏了。如果她来的话，我就把这朵秋牡丹还给她，试试她的反应，说不定能探出她的口气，揭发她的真面目呢！”

罗平盯着插在衣襟上的白色秋牡丹，暗暗地盘算着。

事实上，罗平当时只想知道这位神秘的邦桑小姐的真面目而已，没有别的意思。但是，他绝对没有料到，自己竟被卷入一场复杂离奇的国际阴谋里。

“奥克塔夫，你不用等我了，我也许会晚一点走，你先回去吧！”

“是。”

罗平迈开了脚步，精神抖擞地走向正面大门的石阶。

“欢迎光临！请您在这儿签名。”

身着黑色礼服的佣人，非常客气地把放着签名簿和金笔的四方形银盘捧向罗平面前。

“噢，谢谢，我已经签过了。刚才我是回到车里拿香烟